

T 9160/5700(10)

TCY 029(I)(6)

考績 功勳 才能 勤官 貢獻 賦役 戶版  
 征權 轉運 勸課 監牧 河渠 刑獄 善政  
 荒政 惠澤 禮賢 威服 恩遇 賞遇 仕宦

考績

漢書尹翁歸傳守右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第一輔最 舊唐書職官志凡考課之法有八善



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公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 陸贄傳德宗立遺點陟使原  
 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八計聽吏治 宋史選舉志紹興五年立縣令四課曰耕  
 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勸勉孝悌三歲就緒者加旌賞五善狀者汰之

功勳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  
 等曰伐積曰閔 史記晉世家文公賞從亡者及功臣介子推不言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憐

之乃懸於宮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之，在闕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又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之行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平以成立，此受次賞；夫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後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我，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悅。史記越世家句踐已平吳，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遠大夫種出曰：蜚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又范蠡事越王，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而范蠡祿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珠寶，與其徒屬乘舟浮海。反於吳，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奉邑。

蕭相國世家：沛公至咸陽，請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其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計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又云：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商君傳：五殺大夫相秦三十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平原君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于趙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舌彊持百萬師，勝不敢復相士。樊鄴勝灌信贊，方其鼓刀屠狗賣櫛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蕭曹傳：贊蕭曹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之，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二人同心，遂安河內，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度流苗裔，盛矣哉。

漢書張良傳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居帝  
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陳平傳平自幼後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  
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周勃傳贊  
勃居布衣時部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樊  
噲傳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  
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曉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之衛止噲直撞入立帳下夏  
侯嬰傳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蹙兩

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注言者立棄樹立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合面背已而抱持之  
以馳故云面雍樹馳蘇武傳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  
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亦載丹青亦畫何以過子卿按子卿蘇武又甘露三  
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因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  
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次韓增次趙充國次魏相次丙吉次杜延年次劉德次  
梁邱賀次蕭望之次蘇武皆有功德顯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凡十一人注武帝獲麟時作此  
圖趙充國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搆雄即充國圖畫而  
頌之曰昔周之室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之極之亦報厥後

丙吉傳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過吉絕口不道前恩故  
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後漢書王常傳使使者持節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  
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鄧禹傳歆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  
甚見尊寵注臣當北面尊為賓故令東向。又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  
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  
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  
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又降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竦終能奮翼絕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又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將也為我披荆棘  
定關中既能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又下書曰征西功若邱山猶自以為不足子思之  
反奔命殿亦何異哉。朱祐景丹等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詳也。然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祿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又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岑彭等三十二人按二十八將鄧禹  
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班超傳以超為都護大會諸國  
王因摺臂當重加賞賜於是烏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服久等十七人。俱乘皆二入海。而危欲王亦不至。坐定。起怒。逼以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更立元孟為高者。王超留焉。者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崔駰傳及其策合道。送克瓦弭衝。乃將錢元珪。冊歆功。銘昆吾之勒。治勒景。襄之鐘。注。秦邕銘論曰。尚作周太師。其功銘于昆吾之鼎也。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鐘。此兼言襄也。魏志郭嘉傳。太祖表曰。軍於酒。郭嘉自沒。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制敵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追思嘉勳。實不可忘。魏志母邱儉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畔。討之。句驪王宮破走。六年後。征之。遂奔買溝。儉遣王領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中。銘不耐之。

城。羊祜傳。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惧。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晉書荀勗傳。時將發使聘吳。孟造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此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張軌傳。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防。陰潛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雄若寇賊消。鷓若翻之怖殺人。帝嘉其功。進西平郡公。南史周盤龍傳。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若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沒兜鍪中。生身沈約。范雲傳。論梁武撫赤歸。暈。嘯。石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赤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按亂傑。謂周之十亂。漢之三傑。魏書術操傳。功烈桓桓。龍文席武。

刁雍傳。真君九年。雍表曰。臣鎮此。循河西。爰在邊表。平地積穀。實難守護。今求造城。儲穀置  
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詔許之。至十年。城訖。詔曰。此城已周。境無不虞。爰于載有永  
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其功。周書。晉公護傳。論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天壤  
齊其久矣。隋書。梁睿傳。睿初平五。漢之始。自以威名大盛。恐為時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  
是勳管多不。實詣朝堂。稱屈者以百數。北史。薛道衡傳。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  
帝曰。尔勞階陞久矣。國家大事。皆尔宣行。豈非尔功也。北史。尔朱榮傳。初榮將討葛榮。軍次  
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于馬前。榮擊之曰。中則禽畜。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殞。  
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于其跡。號雙兔碑。魏長賢傳。長賢祖釗。有當世才。兼漢文武。世

祖南伐。召之。與語大悅。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遂夜入城中。開以生金之路。大小欣悅。明日  
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舊唐書。高祖紀。皇祖諱  
席。洽術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拓跋信等。以功參佐。命嘗時  
稱為柱國家。代宗紀。寶應元年。子儀光弼。李光進。諸道節度使。並加實封。四月十七日。  
立功人並號寶應功臣。殷璠傳。貞觀十七年。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宏基。劉政。會榮  
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烟閣。邱行恭傳。初從討王世充。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弱強  
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眾皆披靡。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sup>失</sup>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sup>數</sup>人追及  
於中。御馬行恭<sup>又</sup>迴騎射之。發無不中。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矢乘馬進。太宗行恭

於御馬前步執馬首。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  
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前。舊唐書侯君集傳。貞觀四年。討吐谷渾。伏允李靖為西海  
道行軍大總管。君集及任城王道宗為之副。九年。靖趨北狄。君集道宗趨南路。歷破邏真  
谷。踰漢。突山。徑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皆  
大剋獲。以望積玉山。觀河源之出焉。乃旋師與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張說傳。太  
平用事。說排其黨。深謀畫計。竟清內難。遜為開元宗。臣前後三葉大政。唐書河間王孝恭  
傳。隋盜賊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  
秦瓊傳。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以賜黃金瓶。尉遲敬德傳。論敬德之末。太宗以赤心付  
桑落。不從而大功立。李靖傳。江南平。帝嘆曰。靖。延鏡公。祚之膏首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按鏡  
蕭銑。少孤。輔公祏。李勣傳。帝嘗曰。楊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今我用勣守并突厥。  
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唐書郭子儀傳。德宗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大五家。嘗誓山河。  
琢金名許。宥十世。李泌傳。柳玭。祿兩京後。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李晟傳。帝  
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賀克珍大監。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晟入第。詔  
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皇太子。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又令太子錄副。以賜李  
晟傳。他日與馬。極見延英。帝嘉其勳。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李黃帝。體元御  
極。作人父母。則有無。惡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



容列于凌烟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勳光後宗。祗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李愬傳贊。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李德裕傳策。功拜太尉。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起拜。保信。蓋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剛公毋固辭。五代史吳越世家。詔鑄圓形凌烟閣。并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宋史理宗紀。詔太常寺建功臣閣。以昭勲崇德。為名。宋史五行志。皇祐五年。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謠言農家種穰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所敗。宋史記志。徐璉言。國家原廟。佐命配享。當時輔弼勲勞之臣。繪像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遍下諸路。轉運司。委以管州軍。尋訪名家。韓王趙普。周王曹彬。太師薛居正。石歷。我鄭<sub>滿</sub>美。太師李沆。王旦。李德隆。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各令摹寫。親像投納。繪於崇靈堂之壁。宋史司馬光傳。論光。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為任。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間。剗革異畫。寒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相與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韓世忠傳。苗傅劄正彥道。擊至滬梁驛。皆驚潰。擒正彥。送行在。傳之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

忠初陞。拜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副。恥乞殿前二席。黃。護俘來獻。至是卒。其言。帝  
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張俊傳。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  
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遼史。耶律鐸軫傳。西征。詔鐸軫率兵由別道進。會於河濱。  
大捷而歸。親賜卮酒。仍問。汝欲對曰。臣幸被聖恩。得効驍力。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  
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元史。林元兒傳。入朝。帝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  
以黃金周師。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帽金珠等物甚厚。鄜道元。水經注。河陽故城。有  
諸葛亮廟。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亮。其表云。臣聞周人思邵伯之德。甘棠為之  
不伐。越王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德軌遐。迹勳蓋來。世五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

百姓。卷。祭。非。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 劉肅。大唐新語。唐九徵為御史。監靈武諸  
軍。時吐蕃以鐵索跨隴。傳為橋。以通西海。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畫刊其城壘。橋其二橋。即  
命管記。闕。邱。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于。淇。池。以。紀。功。焉。開元末。與吐蕃。贊。善。書。云。波。川。鐵  
柱。唐。九。徵。鑄。以。謂。此。是。也。 康駢。劇談錄。白。敬。中。凱。旋。進。詩。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  
鎖。諸。關。 邵。伯。溫。聞。見。前。錄。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為。賞。 魏。泰。東。軒  
筆。錄。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  
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為。旨。往。見。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敢  
懇。若。耶。但。以。口。眾。令。貧。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贖。十。千。以。繼。飯。粥。於是。封。裏。一。被。以。授。內。侍。

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版用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後。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王闡之。澠水燕談錄。曹曼。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著顯。為諸將之首。諸子。皆令璋琮環。德領旋。陶弼。現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據教子。三登上將臺。

才能

抱朴子。遠則甫侯子。蓋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刻毫析芒。漢書高帝紀。九年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注。古以右為尊。言材

用無能過之者。路溫舒。傳。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廣漢。傳。廣漢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之。莫能及也。薛宣。傳。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郵刺。史數言改事。便宜。奉奏。郵刺。史郡國二千石。以貶退。祿進。白黑分明。注。白黑。猶言清濁也。陳遵。傳。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出謝京師。故人。道憑几。口出吏。且省官事。出數百封。就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注。占隱度也。口隱。甚辭。以授吏也。漢書第五倫。傳。論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悻悻歸。

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故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為佩蓋由此矣注峭毅謂其性峻急好察數  
事情班超傳初起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起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宜為使簡易寬小過德大綱而已王湛傳為汝陽令以平正居身其寬嫌久訟莫  
不曲盡情詐又能以滌數發摘姦伏京師稱為有神算魏志張邈傳劉備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按元龍陳登字崔瑗傳涿郡孫禮盧疏始入軍府瑗  
名之曰孫疏亮元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鍾繇傳評鍾繇開達  
理幹誠一時之後偉陳泰傳泰字元伯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陟亦與  
泰善文王問陟曰元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陟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此也

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李嚴傳嚴字  
正方諸葛亮與孟達書曰吾分汝流趨會同帶正方性也晉書任愷傳小儔明愷為人通敏  
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周處傳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  
一朝決遣陶侃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公會積雪始晴聽事  
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孔嚴傳父奕令椒令以察過人暗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還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謝幼偉傳堅強盛遇境數被侵被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出乃以幼偉應舉都

起曰安達眾舉就也幼度又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起曰吾常與幼度共在桓公府見其  
使才難履履間亦得其任以知之曹據傳轉洛陽令仁惠以虧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  
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據曰宮禁甚嚴非外人可敢盜  
必是門士以燎寒耳法之果服南史劉穆之傳愛賓性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朝野向異  
蓋不知謝海傳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昭代之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  
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王儉傳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五十人  
隨上諸事辨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此以  
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南史沈懷文傳西陽王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

州事時因繫甚多勅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一獄眾咸稱平傳改傳二野父爭  
難獲如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以豆故為儉魏書  
薛虎子傳為枋頭鎮將小過黜為鎮門士歆祖南巡虎子拜訴控訴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  
十里中占對不絕隋書蘇威傳徵拜太子少保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  
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萬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又上謂朝臣曰楊素才辨無雙至若斟酌  
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北史崔伯謙傳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事無巨細必自  
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北史裴寬傳寬弟漢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曹漢善足贖尤便為領理識以贖此則如流相府為之諺曰日下榮爛有

裴漢。楊逸傳改荊州刺史為改愛人尤增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  
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楊悳傳悳典選二十  
餘年聰記強識牛面不忘每有此名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北史齊宗室傳彭城王浟  
為滄州刺史浟穢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舍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  
集浟對眾曰舍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  
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以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夾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  
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又浟轉都督定州刺史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  
密往出菜葉為字以日市中看菜葉為字獲賊尔後境內無盜改化居當曉第一。杜弼傳

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印令宣讀。唐邕傳  
文宣與羊汝堤講武令邕提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礼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于  
丞相斛律金之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分處耳  
又聽受實是罪人李徽傳徽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隨晉王廣鎮并州妙遊官佐詔徽提晉  
王府軍事時蜀王秀鎮益州上詔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秀如  
此李雄傳雄漢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二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  
侯才也李惠傳轉雍州刺史惠長于思察雍州聽事有燕軍巢穴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網紀斷之並碎之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

巢功重彼去者既從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 李惠信人有及監負薪者同釋重擔  
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為言藉背之物惠遂爭者出厥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  
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監屠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及新  
乃伏而就罪 舊唐書張文瓘傳文瓘遷大理卿至官旬日決疑書四百餘條無不允當  
崔善為信善為巧於歷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  
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疑獄悉令按訊 唐書李靖傳仕隋居殿內直長吏部  
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材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 馬周傳周機辯以銳動  
中事會帝每曰我暫不見周以思之 岑文本謂高祖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

載至德傳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以此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案  
為奏終不歛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為解事僕射 崔仁師傳遷度支郎中嘗口陳  
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節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 唐書崔  
琳傳琳以改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居中書舍人侍中宗瑛親禮之每訪瑛瑛曰古事問仲  
舒令事問琳尚何疑 張仁愿傳神龍中遷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涇州長史會穀貴多監  
仁愿一切捕殺積府門幾旬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敏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  
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 崔造傳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當世事皆  
自謂王佐才故歸仁愛 段秀實傳拜四鎮北庭行軍總管原鄭叔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對蓬

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李德裕傳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密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宋史張詠傳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于後舍人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區帖息詠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狀則有形訛則無聲止訛之術在手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宋史劉隨傳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敢行蜀人號為○○○○水晶燈籠錢勰傳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時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雷掃庭訟響答詩筒近以未見也李先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以至治官為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為照天燭稱其明也常安民傳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宋史劉寧傳授秦興令富室亡金釵惟二僕持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寬命各持一釵曰非盜釵者法朝釵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以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釵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金史趙元信天會初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以爲路人耕夫聚觀甚眾元指曰中釋耒而耒者曰此賊也以左右德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劉峻世說注陶侃練核度事勅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劉肅大庾新語非張瑛之弱冠為同州司戶以行樂為事畧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召入厲而責之瑛之出問戶部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瑛之命案後連紙十張命五六人



俱研墨點筆後之不上廳語立案者畧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  
微落紙為死既而呈案於宗儀宗儀悚怍召竣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惡藏鋒以成部  
夫之過 馮贊雲仙雜記魏博田承嗣簽法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罕有此旋風筆  
葉夢得避暑錄話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判狀連判數百  
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欲出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知益州有僧行止不所有司執之以白公  
公判其牒曰勒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  
刺為僧察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中痕也 又張詠鎮成都寢室中  
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書漏水歷之方以備一刻差必諒之守箴者指名伏辜謂公  
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節令節令在前尚不分行其餘外事將何如也

勤官

國語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之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後漢書馮勤傳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遜見親  
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 黃香傳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宿止宿  
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魏志昭帝紀注宣王亮使淮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  
不同戎事使對曰適高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魏志高柔傳注柔既處法平允

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衰之徐解裝覆柔而去自是辟  
焉 晉書陶侃傳遷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閭外多事于諸葛臨岡有遺漏遠近亦  
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南  
史徐勉傳時師方侵魏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勅於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  
勉嘆曰吾愛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必是傳中一事 此史長孫儉傳天和初轉陝州刺  
史嘗詣闕奏事時大雪中待報自旦違著竟無惜容 裴俠傳轉工部中大夫嘗遇疾沈  
頓士友憂之忽聞五更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邸此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  
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愛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北史魏收傳子  
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從在洛陽暇頗為奕棋每曰棋于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嘗時  
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按子建收父 高頴傳頴每坐朝堂北槐樹  
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命勿去以示後人 唐書李暹傳子方元累為他州  
刺史鈎檢戶籍以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  
蓋為此云 元史蘇天爵傳慮因於湖此每事不完心雖盛暑犹夜篝燈治文書 朱子名  
臣言行錄韓魏公琦後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  
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剛未刃用之切玉如泥  
為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澹然疑乎雪 抱朴子王  
母之遺使明其元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似被吾外也夫周室非  
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為富也非儉膳而竭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為太平則  
上善苟虐之政矣 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夏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即鸚鵡也 漢書賈捐  
之傳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岷南不過雲南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 漢書西域傳大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 後漢書順帝紀疏勒國獻師子  
封牛注封牛其領上肉降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牽牛 魏志臧傳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  
之注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 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大醫司馬  
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祀以禁焚之於殿前 宋書符瑞志晉咸和六年庾亮獻  
嘉橘一蒂十二實 宋書符瑞志梁搜禹時來獻裘 又大明七年江夏蒲圻獲銅鼓鼓四  
面獨足鄧州刺史史陸王子綏以獻 又泰始三年白鵝鶴見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  
獻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大明五年拾遺使獻善舞馬四角羊 南史宋武帝紀寧州  
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此以虎魄鑿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又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疋文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碎太守以布還之并

制嶺南禁作此布 梁武帝紀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謝莊傳時河南獻舞馬詔犀  
犀為賦莊詩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今樂府歌之 何載傳上頗好畫扇宗孝武賜載  
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此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能畫款其巧絕載因王儉獻之上今  
吳厚酬其意 陶宏景傳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  
佳寶 扶南國傳梁天監十八年遣使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 槃國傳中大通六年  
遣使送善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善提樹葉簷檀等香 天竺國傳元嘉五年國  
五月爰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 高昌國傳梁大同中遣使獻鳴鹽  
枕 周書武帝紀保定二年南陽獻三足鳥 唐書西黃浮玉南琛波明 隋書高祖傳  
開皇十一年突厥遣使獻七寶盤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豆盧通貴綾文布  
命焚之於朝堂 又平彥之傳拜隋州刺史於是州牧多貢珍玩彥之以此貢並供於  
物高祖善之 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此貢精古之力也 北史魏文成記和平六年著  
嵐國獻寶劍 韓壽傳子務除郢州刺史獻七寶沐象牙席詔曰奇麗之物有乖風素  
可付其家人 史萬歲傳南寧蠻叛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萬歲入渠溫川行千  
餘里破其三十餘部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 北史突厥傳都藍遣母弟褥但特勒獻于  
闐王杖 舊唐書昭宗紀開元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鸚鵡 又開元十七年百濟表  
請以每年十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 又德宗紀詔山南枇杷江南

柑橘歲一貢以供宗廟餘貢皆停 又劍南歲貢春兩十斛罷之 又揚州每年貢端午日

江心沙鑄鏡幽州貢麝香皆罷之 又蘇懷信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煨尾環

拜僕射等以獻 又賈耽信表曰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資當太平之運惠養黎蒸懷柔遐裔

故疆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余吾之馬 又李德裕信德裕身居廣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

辰歲六首 又林邑信貞觀四年其王花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丈狀

如水精向自以艾蒸之即火燃 唐書地理志鄧州土貢棗節米 又揚州土貢黃粒米烏節

米 又蘄州土貢白牡丹筆 又常州土貢龍鳳席 又蘇州土貢八絲線 李絳

信出為華州刺史州有捕鷄戶歲貢貢限絳以為言 宋史太宗紀淳化三年折御卿進

白花鷹放之詔旬後獻 又真宗紀咸平二年蒲琦國獻紅鸚鵡 又高宗紀果州守臣宇文彬

等<sup>進</sup>樂登九棗園俱奪一官罷之 宋史五行志皇祐三年彭山縣上瑞麥園凡一莖五穗者五

數孝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得西川麥秀園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遼史

太祖紀二年秋八月幽州進合歡瓜 金史阿魯合德信收國元年太祖以耕具九為獻

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 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埤上張赤帝天子南面立一方千里

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內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于內者中臺之外受贄者

以人陳幣當外臺東越海蛤且甌文蠻義渠以赤白赤白赤者若白馬銀牙金席豹史林

以尊耳尊耳者身若席豹尾長三尺其身合席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熊孔合

以尊耳尊耳者身若席豹尾長三尺其身合席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熊孔合

以尊耳尊耳者身若席豹尾長三尺其身合席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熊孔合

席豹棲煩以星施星施者蜃旄即鳧鳥巴人以比鳧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  
若皋雞方人以孔鳥注東越在海際蛤文蛤且甌在越文屬大蛤也義渠西戎國亦白一名駘  
者也史林戎之在西南者渠史西戎之別名也棲煩以狄旄旄以爲旄羽耳方揚亦戎別名皇  
鳥配於鳳者也文翰鳥有文彩者方人之戎別名孔與鳧相近也 郭憲洞冥記善苑國嘗貢  
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其殼勝於黃膠之謂之蟹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張  
華博物志漢武帝詔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奉香者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  
燒一枚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香猶不散 又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  
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漢武帝射于甘泉宮帝弓弦斷西使乞以膠膠香  
膠續之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帝大怪因名曰續膠 葛洪西  
京雜記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又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  
鳴雞何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不差雞長鳴則一合頃不絕長距善鬥 五嘉拾遺記周  
成王即改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裁以瑛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于  
靈囿之苑飲以瓊漿餵以雲實 又修陽山出神蓬萊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  
柱以謂蒿宮是也 又元封元年浮竹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湯有  
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浴此金爲器金狀似若泥水紫磨之色百鑄其  
色變白者光如銀如銀燭是也 又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鷓鴣形

高七天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鷓鴣羣翔又魏明帝二年昆明國貢敕金鳥人云其地去燈州  
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  
被拉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高于雲會之園鳥常以金屑為粟鑄可為  
器又負嶠山有水蠶長七寸其色<sup>滿</sup>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終不燎其蠶星  
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教氏家  
訓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云奮軍攻日逐燕騎萬康居大宛善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蘇  
鶚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其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  
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盛以水晶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燃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

蘇鶚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履水珠色黑如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紋其中有窠  
上命善浮者以絲繫之繫于左臂遣入龍池其人步波上若行平地之潛於水中編體不濕  
上奇之其度中試弄於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池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又順宗時  
拘弭國貢常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者冰千年不釋及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不消  
又順宗時拘弭國貢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皆黑如夜  
如藏于百寶匣中上見而怒曰昔時向暗之物是何貴也焚之又元和八年大輪國貢重  
枕神錦衾其枕長一尺二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  
舞已語之行道真人其衾冰蠶絲織也方二丈厚一寸龍文鳳彩其國以五色彩名蠶池塘

搗大枳葉制糖投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者挺荷而糖經十五日即跳入荷  
中以成其萌形如斗自生五色國人採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雲泉採得水則舒過火即縮  
錢希白南部新書天下貢賦唯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彭乘墨客揮犀李博  
為江淮運使奏稱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  
船而入稱進奉茶綱 張舜民畫墁錄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若也常  
哀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又為龍團貢不過  
四十餅 蘇鶚杜陽雜編大軫國貢碧麥紫麥碧麥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紫麥有  
類巨勝食之令人顏色不老 又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裹夜照犀

### 賦役

管子桓公曰明日皆朝于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注百石而取一鍾史記平  
準書貧民大役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從民河南上富  
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史記張耳陳餘傳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  
費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之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又吳王濞傳卒踐更輒與平賈注踐更  
若今唱更行更是也更有三品者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常人所當迭為之  
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踐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月亦各為更律。此為縣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調不可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給戍者是為道更。史記王父偃傳。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母收四年五年口賦。又兒寬傳。遷左內史。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設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強屬。不拖課。更以嚴。又貢禹傳。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晉書劉超傳。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以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起。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記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出入者。踰常年。宋書王宏傳。宏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年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疆弱各異。不皆稱年。今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陳書宣帝紀。自天康元年。詔太建元年。通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南史齊豫章王嶷傳。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此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怒府。宋書武帝紀。孝建元年。始課南徐州僑人租。魏書薛虎子傳。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資。計素微小。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謙。盧昶。信細。役煩。徭日月滋甚。魏書食貨志。顯祖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

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北史隋文帝紀  
開皇十年制人年五十免役折庸 辛紹先傳穆轉汝陽太守遇水滯人饑上表請輕  
租賦帝從之遂赦汝陽一郡聽以小絹君調按穆招先子 蘇綽傳財貨之生其均不易  
妨任織績起于者漸非旬日之間豈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績麻土  
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 蘇威傳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虐  
重既而歎曰汝為者正出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  
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 舊唐書職官志凡州縣界內此部受田悉足者為寬  
鄉不足者為狹鄉 楊炎傳炎請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  
差行商者在此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出入  
申報為舊式其田畝之稅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德宗善而行之 唐書百官志凡  
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四月至七月為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  
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功顧者日為絹三尺內中尚巧匠無作則納贖 又食貨志凡受田  
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 又食貨志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  
食貨志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拾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  
方苗青則征之辨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 唐書李嶠傳計天下  
編戶貧弱者眾有賣舍帖田供五役者 五代史周世宗紀論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微

之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其規為志意言小哉宋史食貨志紹興二年以諸路上供係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  
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宋史丁謂傳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  
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為額歲較其數  
以聞詔獎之王安石傳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  
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  
辨為新法又免役之法據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  
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人厚薄皆令納錢與  
免行戶祇應范成大傳知處州民以爭役黨訟成大為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  
助當役者甲乙論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金史貨  
食志計民間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銀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李肇  
國史補李實為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天成三年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  
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麩錢五文則是再增酒麩錢矣

戶版

管子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注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後漢書馬援傳詔令

武威太守悉還金城民歸者二千餘口使各返舊邑 晉書范甯傳古者分土割境以益  
百姓之心聖王之制籍無黃白之別 又昔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  
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 宋書志序魏晉以來遷徙  
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之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  
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存之澤滿職方以不能記 隋書食貨志晉元帝寓居江左  
百姓之自拔南奔者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經之散居無有土著其無貫之  
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 北史魏孝文帝紀詔依準邱井之式遠使與州郡宣行條  
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 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二年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丁

征權

管子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者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曰海王  
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  
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注吾子謂小男小  
女也歷數也 史記平準書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  
不私以屬大農佐賦歛募民自給費用官器作者悉鹽官與牢盆注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  
名廩爲牢也盆者煮鹽盆 史記齊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隄朋高饒修齊國改連  
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

于長安注市租謂此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史記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  
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收無賦國用富饒漢書食貨志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而桑宏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鹽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宏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二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晉書陶璜傳上疏曰合  
浦郡土地確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  
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此調猥多限每不足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廳者蠲除  
自十月訖二月非探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從之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子良啟曰守宰相  
繼務在哀矜園桑品屋以准賞課致令斬樹發屋以克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陳書宣

帝紀市估津稅軍令國宰及須詳定唯務平允南史陳文帝紀天嘉二年以國用不足立  
煮海鹽傳及權酷科魏書食貨志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  
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  
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  
北史魏孝明紀孝昌二年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北史周宣帝紀大象二年  
初稅入市者人一錢舊唐書德宗紀時諸道軍仰給於度支判度支趙贊巧法聚斂終不能給  
至是又稅屋以吏乘筆指算八人廬舍而抄計峻法繩之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二年河中  
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又元和七年王

播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 唐書食貨志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得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 又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鉷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以過州縣者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兩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 又大中初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搨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綜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後舊 唐書劉晏傳諸道巡院皆募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仰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渴馬上以鞭算 鄭注傳擢工部尚書帝問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帝始詔王涯為權茶使唐書王涯傳自李師道平二道十三州皆有銅鐵官歲取治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武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 又裴休傳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劉建鋒傳馬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閩居茗餅八牀至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 宋史河渠志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 宋史食貨志哲宗即位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法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以藥 又大抵鹽土或厚或薄二則利微鑄戶破產不能足其課 又權茶之制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詔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詔之園戶 宋史陳恕傳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

深器之視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怒又羅拯傳提點福建刑獄遷轉運使邵武之先澤不推  
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極均之他三邑人以為便趙開傳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奏減蒲江  
六井元符至宣和以增鹽額列其次第詔之歲尾帳揭示鄉戶歲時以當輸折科等實  
數元史世祖紀以四川茶鹽商酒竹課充軍糧又食貨志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  
每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白  
三斤到三十斤分為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史王思誠傳起河間路  
總管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沒官猶徵之其子孫  
貧不能減償思誠奏除之鄴道元水經注江水又逕東陽灘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隰數

灘山有大小石城靈壽水及橋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橋官有民市又桂陽柳縣有綠水出  
縣東侯公西山北流而南來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鄴也按鄴縣  
有鄴湖釀酒甚醇美謂之鄴酒彭乘墨客揮犀王君貺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  
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蝕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朱子名臣言行錄張  
士逢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旦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厚矣張起謝浚送  
更是成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又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白茶  
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  
之桑已成為絹又河北自五代末即真田鋪呂夷簡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

自是農器無絀

轉運

史記王父偃傳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腰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寧三十鍾而致一石魏書刁雍傳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北史趙肅傳大統三年拓孤信東討肅寧宗人為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遷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唐書食貨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轉運為歇艦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唐書韓滉傳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始漕船臨江滉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

唐書杜中立傳出為義武節度使舊保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瓦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宋史河渠志信化二年六月汴水決後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後臣震怒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定帝始就次金史河渠志興定四年十月諭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其船宜用毛花輦以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為糧也

勸課



呂氏春秋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漢書成帝紀詔曰先帝勸農薄其租稅注勸勉也後漢書王景傳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境內豐給漢書龔遂傳為渤海太守遂見齊俗好末技不田作乃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晉書食貨志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南史宋衡陽王義季傳為都督荊州刺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任人失其時大王驅斥老夭非勸農之意義季賢之止馬賜食

魏書薛虎子傳除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貨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表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又在峯傳為東徐州刺史於州內治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舊唐書李大亮傳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乃賣以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史臣曰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賣馬勸農是為政也五方異俗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蕭綏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五代史劉審信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落陋乃取河水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宋史五行志皇祐三年彭山縣上瑞麥圖帝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得西州麥秀周可謂真瑞矣其

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宋史魏王愷傳淳熙元年從判明年較屢邑田租以贍學得兩歧  
麥圖以獻帝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農不遊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荆南集慶軍節度  
使行江陵尹 元史仁宗紀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疏撰栽桑圖說帝曰  
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元史姜或傳知濱州課民種桑之編  
野人名為太守桑 鄴道元水經注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  
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 徐度却掃編楊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惠  
政予及見故老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騎從至田野中民莫知其  
為太守也

### 監牧

史記平準書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息歸及息什一注謂與民毋馬令得  
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館奏禁馬高五  
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書地理志周有造父善馭馬得華駒錄耳之  
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為趙氏 又云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者王  
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乃封為附庸邑之於秦 宋書周朗傳宣募天下養馬一匹  
者蜀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 舊唐書王毛仲傳授左武衛大將  
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羣牧孳息數倍其初扈

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明皇喜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敕張說  
為監牧頌以美之唐書百官志凡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唐書兵志凡馬五  
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皆有左右園地為之名又天寶浚諸軍戰馬動以萬  
計議為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宋史張鑑使從知相州有芝草生於監牧之室鑑表其祥  
異楊允恭使咸平初以此邊膏馬未有定直命允恭至平其估乃置估馬司鑄印以為  
常制劉昌祚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  
馬者後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葉清臣使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  
費錢百萬緡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若英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

### 河渠

管子歲高其隄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呂氏  
春秋魏王曰漳水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盡聽子矣使之為  
鄴今史起固往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  
終古斥鹵生之稻粟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  
也注雲夢今廬江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上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築園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東注之海如此關東  
長無水災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後漢書馬援傳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空

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馬援傳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興復陂湖既田二萬餘  
頃魏志鄧艾傳時欲廣田蓄穀為減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糴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  
其指晉書天文志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疇事杜預傳預還  
鎮修即信呂遺跡徵用渠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石使有定分張闓傳補  
晉陵內史時以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  
洪為其頌謝安傳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隋書盧賁傳遷

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舊唐書溫造傳拜起居舍  
人出為朗州刺史開浚鄉渠九十七里灌田二千頃名為右史渠宋史河渠志太祖時  
東魯逸人田者著募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  
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又大中祥符八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並圖詔  
任中正陳彭年王會詳定又熙寧六年杭州於潛縣令鄭宣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  
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漑而茶布之令總  
二百六十餘以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制江東大海日受兩  
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晉門<sup>山</sup>祠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  
堤岸既固民居乃奠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  
堤人呼為陳公堤 陳堯佐傳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援堯佐為築  
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宋史蘇軾傳徙知徐州河決城將敗軾呼卒長卒  
長率其徒築東南長堤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  
以守卒全其城 又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宗興六井幾廢軾後完六井 又知杭州唐白居易浚西湖水入漕河白河入田  
此既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宗興廢之葑積為田軾取葑田積湖中  
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堤  
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 又呂大防傳調馮翊王雱永壽令  
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眾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  
水地置象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 元史河渠志至正十  
一年四月命賈魯為總治河防使十一月水土工畢河復故道帝特遣貴臣報祭河伯  
召魯還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命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 鄜道元水經  
注五尊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陵決壞尊躬率民吏投  
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隄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齊

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 水經注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脩九龍堰阮  
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 又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  
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 沈括夢溪筆談杜偉長為轉運使人者獻說自浙江  
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以避怒水

### 刑獄

管子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舊罪入以半鈞注三十金曰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宥  
宥之又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之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注謂其人自無以坐而  
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 晏子晏子因景公於斬竹  
者將加罪焉入見令捨之公令出斬竹之囚 又景公有愛槐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  
刑有醉犯之者公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明日晏子早朝而後于公之令廢傷槐之法  
出犯槐之囚商子晉文公將欲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傅干宮顛頤後至吏  
遂斷顛頤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頤之脊而國治 慎子有虞  
之誅以幪中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鞞當宮布衣當大辟此宥虞之誅  
也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 韓非子夫古今異俗故異備如欲以  
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懲策而御驛焉此不知之患也 抱朴子匠石不會繩墨故  
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 又云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以自執不可

假人史記夏本紀陽囚夏臺已而釋之注索隱曰獄名夏曰均臺地在陽翟史記殷本  
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  
傅險注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雍之界通道以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又秦始皇紀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作阿  
房宮注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于陰室養之乃可放曰隱宮下獄室是 又  
高祖紀沛公還軍霸上召諸將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誦誦者族偶語者棄  
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身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史記天官書有句圖十五星屬杓曰殘人之牢  
其中四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注連營殘人牢宋均以爲連營焚索星也 史記李斯傳  
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舊罪也而被刑重罰也罪輕且督深故民不敢犯 又張  
身陳餘傳上逮捕趙王貴高等十餘人乃檻車膠致詣長安注謂其車上著四周板如  
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至京師也按趙王張耳子敖也 又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圜斷  
離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亟之不至於姦黎民久矣杜周傳家有讓用者君爲  
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之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沙是  
著爲律法主以是疏爲令當時爲是行之法乎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漢書  
文帝紀贊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獄數百歲殺刑措嗚呼仁哉 刑法志漢興高祖初

入閹約法三章。鬻刑煩苛。此民大說。其後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蕭何據秦法。取其  
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又孝武即位。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注見知人犯法。不舉  
者。為故縱。而監臨部主者。罪并連坐也。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  
罰。又原獄刑。以著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  
辭不平。以致也。注獄。辭獄岸也。詩云。宜岸宜獄。漢書。路溫舒傳。俗語曰。畫地為獄。議  
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注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  
期猶必也。杜延年傳。延年子。緩拜太常。治諸陵。照每冬月。刻具獄。日常去酒。省舍  
官屬稱其有恩。司馬遷傳。因為証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自贖。交游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言。言身為木石。獨與法吏為伍。又故人在安。子遷書。遷報之曰。李陵既生降。  
隳其家聲。而僕又首以禁室。重為天下。現笑注。音人勇反。推也。禁室。腐刑。以居溫密  
之室也。謂推致禁室之中也。又令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以垂幽於圜牆之中。時見  
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注。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又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注。三木。在頸及手足。雋不疑傳。推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者。以平  
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以平反。母喜。或亡。以出。母怒。為之不合。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注  
反音幡。秦使從輕也。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欲嫁



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  
經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以孝聞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轅固傳實太后好老子書石  
闕固之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道家以傷法為急以之於律令也  
漢書叙傳班伯遷奉車都尉會定襄大姓石季孱輩報怨殺追捕吏民誅息伯請問  
耆老父祖故人者舊恩者也延滿堂日為供其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以賓礼皆名  
豪懷恩醉酒共諫伯頗宜攝錄盜賊其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託望於父師矣迺召屬  
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捕收旬日盡得馬援傳援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與  
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駘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後漢書魯恭傳法獄案考皆以  
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虞廷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宍馬成者常為姦盜  
延收考之信陽侯陰就乃訴帝潛延多訪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  
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重  
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何使速去後數日  
伏誅又曹褒傳論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注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  
也臯安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以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論袁公理楚獄未嘗賴人控減罪甚仁心足以平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陳寔傳曾祖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  
輕雅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應劭傳劾制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奏之曰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改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初以經對言之詳矣臣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旧事廷尉  
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歸去後重為之節文  
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 崔寔傳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藥肉  
也李膺傳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欲考案皆海內人  
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辜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  
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  
故不及于誅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  
歸時人義之 范滂傳嘗修詆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之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  
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  
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枕 賈彪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  
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後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汝陽說城門校尉

實武尚書霍諧武等治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實生之謀也孔融傳  
信如下和注韓子初氏得璞玉於楚山獻之武王王人曰石也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又奉  
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刑其右足成王即位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至使玉人攻之而得寶焉  
和作怨歌及操曰進寶得刑足離台兮 魏志王粲傳注稽康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  
欲寧其過諍議沸騰性不偽物類致怒憎昔斬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  
晉書刑法志序犯惡者息其中犯劇者丹其服犯贖者黑其體犯官者雜其履 杜  
預傳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  
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者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刑之本在於簡直 晉書陶

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慕容超載記王者之有刑討猶人之左右手

晉書符堅載記初符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者一

去蒼蠅集於筆端驅而後束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

猛曰事何從泄敎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

歎曰其向蒼蠅乎 宋書符瑞志獬豸曲直獄訟平則至 齊書崔祖思傳以教化以雨露

名法方風霜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五年初立詔獄詔建康縣置之官與廷尉三官分掌

獄事詔建康為南獄廷尉為北獄 南史郭祖深傳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

人思善德多刑物生惡 隋書天文志昂七星天之身目也主西方主獄事昂明則天下

牢獄平 隋書刑法志載有利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唐成法鞭生革去  
唐常鞭熟粗不去唐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 北史魏宣武紀延昌元年詔立理訴殿  
中訟車以畫寬窮之理 齊文宣紀天保元年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通為通制官司施  
用猶未盡善羣臣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按隋書經籍志按麟趾  
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 宋翻傳翻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  
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浮色不遜翻  
命取尾青以鎖之於是威振京師 梁蕭氏傳甄元成隨蕭登鎮襄陽以江陵甲兵殷盛  
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有得其書送於登之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入元成  
素誦法華經遂獲免登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舊唐書宣宗紀大理卿劉  
濛奏太和二年刑部侍郎高鉞條疏准勘節自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錄事參軍  
會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自歲月滿久文字湮淪今後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  
會之此使官吏起坐觀者記憶條月底令案牘周詳從之 杜景儉傳轉司刑丞天授中  
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過徐杜者必生 尹思貞傳為司府少  
卿時卿侯知一亦屬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 唐書鄭玄守禮  
傳岐王嘗奏守禮知兩昭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臣被杖凡四之累創痕膚  
前兩則沉憊齋則佳以此知之因泣下帝為惻然 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

因餘司斷者輒於訴不承將臨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因不寃所以絕意帝歎  
曰為獄者固當如是 五代史張居翰傳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昭宗軍變  
於魏莊宗東征處衍有變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  
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信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  
人皆獲免又論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吾於斯人有以取焉宋史刑法志理宗初即位  
即詔天下恤刑又親製哀審刑銘以警有位 杜衍傳衍按行潞州折寬獄知州王曙為  
作辨獄記 金史禮志應天門頒赦改雞竿於樓下之左竿上置大盤之中置金雞  
之口銜絳幡之上金大赦天下四字卷而銜之又設捧制書木鶴仙人一以紀繩貫之引

以轆轤置於御前欄子上又設捧鶴畫臺於樓下正中 陸賈新語竟以仁義為巢秦以  
刑罰為巢 桓寬監獄論民之何法捕魚之何水之清則靜濁則擾 劉向說苑仲尼見  
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為之奈何仲尼對曰正闇之尊  
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 孔叢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  
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執鞭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劉侏隋唐  
嘉話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于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答奈何令解背乎  
爰乃詔不得答背 范攄雲溪友議李尚書翱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當大辟引獄之  
時啟鳴曰某偶蹟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乃長嘯

也公命後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嘯出於赫衣之下可命鸞鶴同游  
當與孫阮齊躅去其械桎錮其罪戾 張舜民畫慢錄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  
子瞻和詩罔不及 陳耆桐譜李子長為政欲知同情刻桐象囚形鑿地為坎卧木囚其  
中罪若正木囚不動若宥木囚動出蓋人之精誠若木人也 葉夢得避暑法錄吳玠  
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  
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 又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乃作詩寄子由今  
附於此相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朱子  
名臣言行錄張詠每對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語之戎民集

善政

管子今則行禁則止憲之以及俗之以被為百體之從心政之政期也 老子治大國則若烹小  
鮮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相齊九年昔令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害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姦人安以容也吾是以先之 史記子產傳為相五年士無尺籍注言士民無二尺  
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史記西門豹傳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  
不能欺西門豹治邺民不能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漢書高帝  
紀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從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漢書地理志韓延壽為太守先  
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漢書田叔傳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  
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董仲舒傳今漢繼秦之後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傳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欲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韓延壽傳民有昆弟相與訟  
田延壽大傷之曰為郡率表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兩昆弟  
深自悔謝願以田相移延壽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漢書孫寶傳為  
京兆尹改吏侯文賢以立秋署東部督郵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後問狐狸寶默然文  
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向者汝問即度穉季而聽他事  
眾口灌穉終身自墜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因文以厚自陳為此  
文曰我與穉季素無睚眦願受將命方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穉季遂不敢犯  
法寶亦竟歲無此道揚雄傳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竊若砥礪注  
何作規模曹參因之漢書循吏傳序孝武之世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  
公孫宏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卓茂傳遷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  
出按行見乃服焉 魯恭傳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詣於恭之召亭長教令歸牛者再  
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 伏湛傳湛  
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教化之首 朱穆傳為冀州刺史徵詣廷尉注謝承書曰穆  
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我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  
形像之足紀也 吳祐傳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之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從歸  
伏罪性詣闕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豈謂親過斯知人矣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還之 仇覽傳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

覽驚曰吾近日遇合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覽親到元家與  
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謔曰父母何在之我庭  
化我鳴臬哺以生注鳴臬即鷓鴣 又云時考城令河內王湛改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  
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  
劉昆傳遷宏農太守先是嶠通驛道多虎災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魏志杜畿傳注太祖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嘆既情愛發中  
又宜率焉以驪今吾之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又李通傳注李秉常答司馬文王因問  
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為官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



者何患不治乎 蜀志秦宓傳宓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留學以  
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晉書王濬傳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  
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其產育以全活者數千人尋拜爲龍驤將  
軍監梁益諸軍事議伐吳詔濬統兵先在巴郡之以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  
之曰王君生爾之必勉之 符堅載記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  
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貨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  
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者鸞棲英彥雲集海我萌黎 南史顧憲之傳仕齊爲衡陽內史  
刺史王奐初至惟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崔祖思傳叔父景直位平

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 陸慧曉傳廬陵王  
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  
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不悅 夏侯夔傳爲豫州刺史夔兄翼先經此任  
兄弟並有恩惠於民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弟布政優 傅昭傳歷安城  
內史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穿昭曰人不害猛獸猛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穿猛獸竟不爲  
害傅琰傳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琰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隋書高祖紀要以  
連城建旌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 樊子蓋傳設官之道必存用  
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 北史齊宗室傳彭城王浟

轉都督定州刺史改化爲當時第一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  
饌白飯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之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令化殿下惟飲此鄉水  
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舊做重其忌食之舊唐書顏師古傳叔父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  
刺史時劉黑闥初平游秦撫卹境內故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  
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聖書勞勉之徐有功傳轉蒲州司法參軍爲改寬仁不行  
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于代滿不  
戮一人唐書尹思貞傳爲青州刺史治州有績積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郡嘆曰是  
非善改致祥乎表言之裴遵慶傳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古今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

器云陸贄傳以五要簡官事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  
之非要馮伉傳爲醴泉令縣多黨猾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  
以忠孝柳仲郢傳拜京兆尹改詭嚴明後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  
答白華穀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韋景駿傳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  
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敷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  
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李惠登傳惠登拜刺史雖素朴無學  
術而人訟利者行之害者去之率心以安暗與古合改清靜居二十年人歌舞之宋史宗  
室希惲傳嘗言治人如脩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編爲一編

宗史鮮于侁後以侁使京東司馬先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凋弊已甚  
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舉而列天下乎 恭崇禮信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  
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悅  
吳希傳前後守六郡名聞其為寬猛嘗曰視官物當為己物視公事當為私事與其  
得罪于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陳良翰傳知溫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  
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吳昌裔傳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  
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頤頤載喜揭白鹿同學規儆澤州釋奠儀儀正祭器士習丕變 宋  
史年子才傳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水二詩刻而頌之間詣學者為  
諸生講說經義 全史跋鐸傳為景州刺史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為  
善編渝州郡使知之劉向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之曰  
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  
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之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周公曰  
魯之澤及十世 孔叢光君初相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芻殺之無戾芻之麇裘投之無  
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辛甫實獲我此辛甫衮衣惠我吾私 劉義慶世  
說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以履行元方曰老  
父在太邱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恐其以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鄰

今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之法卿父 鄧道元亦往注東觀漢記曰范充字子何為桂陽太守民惰懶少躩履足多剝裂范教作履令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 顏氏家訓世人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譽為祖及風滅火化鶴為鳳之術也 晁迥晁氏家語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勸謹和緩其人云勸謹和已闕命矣緩字未喻李云甚事不因忙冷錯了 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從虔州錄孝行圖以示民

荒政

晏子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請身而去公趣駕追晏子曰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稟巡詠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祗與之薪棹使足以畢霖雨 史記平準書出山東被河蕩及歲不登天子詔曰江南火耕火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已留粟以振之 史記汲黯傳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以延燒不足憂也且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便宜特帛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命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後漢書黃香傳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儼乃分俸祿及以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 晉書鄭默傳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

朝廷嘉歎憂國詔書褒歎以之汲黯 宋史謝謬傳改吉州錄事參軍歲大穰民萬  
餘求原官吏罔措謬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 劉應龍傳京師米貴應龍為勸  
糶歌宦者取以上聞 元史食貨志賑糶糧之外後有紅貼糧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  
行今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名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  
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 鄭崇開天傳信記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曰  
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後古人行之以以  
安農陛下用之以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 李元綱厚德錄  
趙閱道知越州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  
施者雲集全活十數萬人 葉夢得避暑錄事鄭公徙青州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  
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後者為歸市明年河北大熟始歸公嘗  
與一以厚書曰在青州二年保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 朱子名臣言  
行銘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畫籍境內家舟石其主而諭  
之曰民將多食尔等商販惟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後闕食吾為汝主糶眾賈從命以  
蓄吾慮十數萬諸縣儼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惠澤

抱朴子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德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 史記樂布傳布以軍功

封命侯後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稱曰樂公社漢書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為縣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諱曰于公祠漢書  
朱邑傳初邑病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甚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  
為桐鄉民治漢書杜詩傳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首  
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注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  
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彙古字通用也魏志倉慈傳注皇甫隆為太守初  
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既瀋水使及濡冷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利平用水及種人牛功力  
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利平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以建  
碑亭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同名為陸渙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  
室皆以門為祜改戶曹為祜曹焉陸雲傳補後漢會稽郡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  
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嘗其能屢遣書之雲乃去官百姓追  
思之圖畫形像配合縣社宋書殷景仁傳惠澤廣流南艾同潤北史盧潛傳除揚州  
刺史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銀道流歸送之潛曰正  
恐不久後來耳未幾後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北史宇文弼道傳亮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  
題曰忠清君北史張曼之傳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以此愛之崔武子督察州郡  
吏以徐曼之案劾惟得百姓以制清德頌數篇乃嘆曰本求罪狀適聞頌聲北史劉

道斌傳歷恒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周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後立道  
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北史申徽傳徽為襄州刺史性廉慎及代還人吏送者  
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中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  
遞相語曰此是申使君手蹟並寫誦之 唐書柳宗元傳宗元為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  
錢逾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貧者書庸視直  
足相當遠其質已沒出已錢助贖 張萬福傳萬福自始於祿命七十年未嘗一日言  
病落凡九州皆有惠愛 唐書韋丹傳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  
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一州四十年  
老幼思之不忘乃召觀察使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宋史寇準傳歸葬西京道出  
京南公孫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旬眾因為立廟  
歲時享之 范純仁傳純仁為慶州奉中一方便擅發常平粟振貸僭屬請奏而須報純仁  
曰報至無及矣吾當躬任其責或語其以全活不實帝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謠曰  
公實活我恐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以司馬光傳論熙寧新法病民  
光為政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間刻草畧盡海內之民為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蘇軾傳軾二十一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 王剛中傳  
初成都府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

存防上植榆柳表以名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 王十朋傳知饒州移知湖州饒久旱  
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沈作質傳知  
台州首訪民疾苦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皆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  
藥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 劉向說苑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  
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  
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為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  
之愛也 又景差相鄭之有冬涉冰者出而脰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社  
叔向聞之曰景子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溝渠成十月津梁成六言且不濡足況人乎

禮賢

抱朴子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惧于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後親  
贊執事師見者十人師友者十人皆逼以在朝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駟忘子以  
鼓琴見威王之說而舍之右室 史記晏嬰傳越石父賞在繯絙中晏子解左驂贖  
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請絕曰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知己而無禮固  
不如在繯絙之中晏子延入為上賓 史記孟子傳臧子出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荀卿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  
尚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史記子思嘗君傳子思嘗君待客坐諸而屏



風後常有侍史正記君以與家語問親戚居處家去孟嘗君已使之存問獻遺之  
又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曰長曰家  
何以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猴彈其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舍無魚  
孟嘗君遷之幸舍舍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家後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  
孟嘗君遷之幸舍舍有魚矣五日孟嘗君後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  
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 信陵君傳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  
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規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又云公子聞趙者處  
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乃同步往從此兩人游甚驩平原君謂其夫人  
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妾從博徒賣漿者遊 春申君傳平原君使人  
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奪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  
申君家春申君家三千餘人其上室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漢書于定國  
傳起為廷尉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  
學士咸稱焉 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殺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顧有沙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詣庭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  
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事因自達故代

卒延壽遜待用之。後漢石康范王堂傳贊范得其朋堂任良肱注堂委任功曹陳  
蕃主簿應副郡中大化。又樊修傳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減記公  
五經異說此後周澤琅琊丞宮並海內大儒為師友而致之于朝。又徐穉傳時陳  
蕃為太守以禮請穉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  
去別懸之。又黨銅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去委功曹  
谷暉二郡又為滂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宗資主畫謀南陽太守谷暉公孝宏  
農成瑨但坐嘯注暉音質。皇甫嵩傳嵩為人折節下士門多留家人皆附之。  
魏志崔琰傳注孔融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劉廙傳注有

以九之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之小術而君納之况大于九之者乎于是桓公  
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每殺隱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晉書皇甫方回傳少遵父操  
有文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按方回謚之子  
南史羊欣傳嘗詣領軍謝混之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者族  
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明僧紹傳兄僧胤為江下王義恭參  
軍王別為立榻以之徐孺子。南史孔休源傳為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常于中  
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又江革傳補國子生吏部郎謝朓嘗行  
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繫紫單席而臥學不倦乃脫以著襦並手割半甃與

革亮臥具而去 孔休源傳為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帝于中齋別施一榻云  
此是孔長史坐 宗則傳傳中王秀之強以欽慕乃令探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  
又贈書曰昔人有圖書橋札輕以自方耳 北史崔休傳為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  
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其在多不見容休招賢札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  
為口實 唐書鍾傳傳彭珣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  
相讓曰千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張志和傳觀察使  
陳少游往見為移日留以門墮為買地大其闕諱曰軒巷先是門阻流水每梁  
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 宋史陳亮傳嘗攻古入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  
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家 劉向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  
衣之士執焚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必先見者四十九人暗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  
人官朝者萬人 葛洪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園營家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才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  
劉峻世說注陸機與弟雲並有信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傑

### 威嚴

史記鄧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人號曰蒼鷹  
漢書武帝紀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

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趙廣傳漢傳汝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少年者專屬疆  
北塞氣見事風生無以回避尹嵩歸傳收取人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友出行縣  
不以無事時其有以取也以一警下吏民皆改行自新張敞傳敞弟武拜為梁相  
敞問武何以為治武敬悼免讓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闕成吏自問武武應曰梁  
國大都吏民凋敝且嘗以枉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  
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武必辦法果矣後漢書史弼傳論語曰法乎  
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頡頏嚴吏終全平原之党而其後不大斯尔未可論也

陳蕃傳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  
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遣超三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  
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李膺傳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膺威嚴逃匿兄讓舍藏于令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魏志武帝  
紀注太祖初入尉解送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千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  
殺之晉書陶侃傳杜宏與溫邵劉沈謀反侃追繫破之執劉沈于小桂諸將請  
棄勝擊于溫即侃笑曰吾成名已久若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身于是上書論之  
邵懼而走獲于姑興周顛傳王敦素悍顛每見顛輒病熱雖後冬月扇面手不  
得休齊書桓康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疔無不立愈舊

唐書李密傳密軍陣震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著負霜雪李密傳為夏綬  
銀窄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密有亡馬者以狀告密以狀勝于跡懸金以購之  
不三日以亡馬繫之榜下唐書張巡傳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  
憲肆邑中語曰南金口以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宋史岳元傳命招捕楊公光  
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生埋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恩遇

史記蕭相國世家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賈誼傳賈生徵見孝文帝  
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  
文帝前席既罷曰我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唯陰侯傳薛信曰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眾解衣之我推食之我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  
監侍上之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  
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  
獵賦之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汲黯傳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

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以驚見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懸上不冠望見驚避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為上敬禮如此 東方朔傳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誦之入至後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  
 拜以為郎 漢書蘇武傳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詔稱祭酒注加祭酒之  
 詔以以示優尊也 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之者及廷尉張湯就其  
 家而問之 魏相傳相字弱翁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以貶退相與丙吉  
 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  
 自重藏器于身相為震威嚴 漢書循吏傳序孝武之世少能以治化稱者唯江都

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宏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習文法以經術潤飾  
 吏事天子器之 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請得見戰  
 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為還為言方修  
 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注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馬援傳援說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談語自夕至旦才以勇智非人敵  
 也注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鄭宏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  
 次在下每至朝朝見宏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  
 以為故事 桓榮傳拜為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持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

幾晚桓郁侍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帝自  
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宣明殿又桓郁傳注上親於辟雍自講江制五行章  
句已後令郁說一篇上詔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樊仲華傳  
先武微時嘗以事拘于新野仲華為市吏餽餅一筒帝德之不忘仍賜仲華御  
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筒餅得都尉何如仲華頓首辭謝晉書王祥傳天  
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山濤傳陳  
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因辭以老疾上表陳情表章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  
丞白袁詵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耶不  
得有此聞皇甫謐傳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梁書蕭子顯傳自序云天監十六年始欲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之令  
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之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詔才子余退詔人曰一顧之  
思非望而至遠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南史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  
中武帝詔曰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陳顯達  
傳永明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昭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浚以太  
尉判鄱陽郡公為之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伏曼容傳曼容素  
羨風采昭帝恒以方絺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陶宏景傳永明

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以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  
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陶宏景傳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  
書燒香虔受又武帝每有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每贊平陳之計車駕幸同州後還途中以馬鞭南指云待  
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各及之者北史崔浩傳帝賜浩醪酒十斛  
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又太武每幸浩第或倉  
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甚見寵愛如此北史  
古弼傳弼少忠謹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  
改名曰弼言其有輔佐才也崔暹傳文宣詔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  
及也毛鴻賓傳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會迎于桐桑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此  
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韋夔傳夔志美簡澹于榮利前後十見徵辟  
皆不應命周明帝為詩貶之夔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省司日給河東  
酒一升詔之曰道遠公張景仁傳景仁多疾帝每給藥物珍羞中使相望于  
道敕省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馬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



舊唐書蕭瑀傳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資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于佛像側以  
為供養之容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  
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郭子儀代宗即位  
子儀謝恩上表進肅宗前後以賜詔勣因自陳訴曰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勣勞貶  
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

文德宗即位詔遷朝攝冢宰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諸子弟女壻拜官  
者十餘人柳公權傳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  
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唐書李彥芳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

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請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文宗愛  
之不廢手唐元齡傳秦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居存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解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  
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又元齡居宰相以權寵隆極累表  
稱位帝遣使詔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出亡左右手毋多讓  
魏徵傳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勣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又貞觀十三年徵上疏  
極言帝曰朕方以以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庶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

之義。薛收傳嘗上書諫王。答曰。覽此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魚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抵按王秦王也。馬周傳。贊周以建。皆切一時。以昭佐聖。故君宰問。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李綱傳。帝以綱。階名臣。手救。未嘗名。崔澄傳。澄侍左右。帝怒。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白。居易傳。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為。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姚崇傳。昭皇初。立賓禮。大臣故老。推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宋璟傳。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恩。勛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恩勛。自以將軍貴。幸許之。帝益嗟重。張說傳。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

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張說傳。帝好文辭。有以。為必使視草。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羞。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鏡。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之。不遜去之。帝曰。吾雖瘖天下肥矣。且蕭蕭。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張嘉貞傳。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後名。卿為我思之。李程傳。最為帝。改。過。嘗曰。高亮之。副長者在前。卿朝廷。副也。李絳傳。由司勳。郎中。進中書。

舍人翼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厥託南面當以此陸贄傳始  
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單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  
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  
否時號內相令狐綯信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  
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李白信昭皇召見金鑿殿論當  
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金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鄭度傳嘗自寫其詩并  
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度之絕李載義傳使下請立碑記功詔李程為之  
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為字其家傳亦  
此五代史吳越世家光化元年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  
鏐素以居營曰衣錦營詔鏐圓形凌烟閣并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曰衣錦  
山古官山曰功臣山鏐旌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以嘗戲大木  
曰衣錦將軍宋史趙贊傳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  
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竟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  
興二年禮部春榜趙普傳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平宰相署教普以為言上曰卿但進教朕為  
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耳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實儀曰

今皇帝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今署以賜普 宗史張齊賢傳太祖幸  
西都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曰稱旨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  
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太宗推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  
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陳恕傳拜鹽  
鐵使怒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曰真鹽鐵陳恕 張洎傳擢中書舍人充  
翰林學士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  
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 呂端傳太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  
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 又真宗以端軀體洪大

宮庭階祀稍峻特令擇人為納陛 李沆傳召入翰林為學士嘗侍曲宴太宗目  
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王旦傳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  
欲太平者必斯人 白敏中傳召為工部郎中太宗死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  
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蔡齊傳  
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  
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 狄青傳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  
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圓形以進 魯宗道傳天禧元年為右正言多涉論  
列帝意頗厭其數沒請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趙師民傳在廷筮十餘年甚見器重嘗盛夏屬疾家居死白書團扇為和平  
字賜以寄意又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自以  
儒林舊德楊徽之傳咸平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或改兵部仍兼祕書監入謝命  
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歐陽修傳慶曆三年知諫院  
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  
在選中李大臨傳為祕閣校理神宗嘗遣使賜飯閱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  
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司馬光傳資治通鑑未就帝  
尤重之嘗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從使終篇賜以類部舊書三千四百卷蘇軾

傳論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王後義傳以太學上  
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為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  
後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入主自為主司宜即起用汝拜國  
子博士江公望傳內苑稍蓄珍禽異獸公望力言非初改詔宣他日入對帝曰已  
縱遣之矣惟一白鷗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鷗鷗不去乃刻公望  
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李綱傳時太原圍未解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  
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辭不許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韓世忠傳帝手書忠  
勇二字揭旗以賜岳飛傳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趙達傳帝手書景

靈宮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近謂曰卿知之乎始終  
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抑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  
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蕭燧傳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  
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張大雅傳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  
從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 周必大傳中博學  
宏詞科除大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蔡幼學傳執政薦於朝  
帝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師黜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位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此制定官 元史術赤台傳每遇戰陣必為前

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元史察罕傳暮年居德安白雲山  
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過如此 彭乘墨客  
揮犀趙侍讀師民學問高德天下以此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  
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諱罷帝目送之  
顧左右曰此真古儒也 邵摛傳見後錄仁皇帝嘉幸羣玉殿置酒作樂獨召  
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又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  
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却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之  
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等 徐度却掃編蘇

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而擢為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為故事云法道容齋隨筆漢高祖以蕭何張敖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釋文堂玉壺清話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昉以司空致仕放家上亟以安輿召至親酌御樽飲之選殿校之精者賜焉又該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歷二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上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自得謝無事晨起中柳每一詩日誦一遍上喜曰朕以御詩別司賜之

### 賞賜

漢書叔孫通傳通起朝儀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後漢書馮異傳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注其詔以寶玉裝飾之韓稜傳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賞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

時論者為之說以核淵深有謀故得龍圖壽所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  
外故得樵成 晉書賀循傳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為俗表位處上卿  
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其賜六天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南史江夏  
王義恭傳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蕭恩傳帝從文帝登鍾山北顧中  
道有盤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劉懷  
恩傳為齊郡太守上謂曰齊邦是王業此基吾方以為歎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  
手勅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南史明僧紹傳高帝賜竹根如意  
笋擇別隱者以為榮焉 陶宏景傳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中浚房加祀聘並不  
出 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襄州總管帝賚九環金帶慰勉遣之 舊唐書明皇  
紀開元十八年八月十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繡綵  
尉遲敬德傳諸將疑敬德必叛囚于軍中太祖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以金寶詔  
曰丈夫以志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  
去今以此物相賞表一時共事之情也 高季輔傳貞觀十八年加吏部侍郎凡此  
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清峯焉 唐書李絳傳帝詔左右曰  
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醪酒 陸贄傳始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  
是天下負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請悉出以賜



有功令後納矣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怪織麗每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  
小寶固大寶也帝悟不撤其署司馬承祜傳睿宗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賜寶琴  
霞紋帳還之宋史越王元傑傳宗望嘗獻此為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  
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按宗望元傑子蘇易簡傳遷中書舍人元承旨帝  
嘗以輕綃兔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將于廳額見簡韓偓畢士安李至  
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美之  
王昭遠傳太宗嘗草書執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以議其賜昭遠尤加賞遇  
王旦傳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既歸發之皆珠也

李師中傳熙寧初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趙鼎傳鼎以宰相  
監修一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  
以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遼史道宗紀御製放鷹  
賦賜羣臣諭任臣之意金史僕散揆傳賜玉具劍一玉荷蓮蓋一蘇鶚杜陽  
雜編郭子儀克復京師上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  
者久之上曰此馬高火稱卿儀質不必讓也邵伯溫聞見前錄太祖遣曹彬伐江  
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侯相為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為使  
相為位極矣豈肯後戰耶姑徐之更為吾取太原固密賜錢五十萬彬快之而退

至家見錢布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王闕之浥水燕後  
錄晁文元公在翰林帝以君子長者稱之浚曲宴宣春殿出牡丹百餘盤于葉者  
纒十餘朵沙賜上親 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禁中名  
花故事惟親 王宰臣及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 上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  
榮之 張忠定公詠為御史中丞張齊賢深以為恨冷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  
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公聞自辯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  
以詩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退顧黃門於御几取常以執紅銷  
金龍扇賜公且稱文美公起再拜乃納扇于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洪邁容齋隨筆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峰松雪舊溪雲  
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初北山文次於乾道四年誨遂開日  
蒙上出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為侍臣云

仕宦

史記齊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注好音干 田敬仲完世  
家驕忘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合之右室見三月而受相印瀋于髡見之曰  
善說也 留侯張良世家良其先韓人也其父闕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相釐王悼惠王秦滅韓良少年未宦事韓之破良悉以家財求客為韓報仇以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又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管夷吾傳管仲曰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  
我不遭時也史記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仲尼弟子傳原  
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 蘇秦傳蘇  
秦為約從長並相六國嘆曰吾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  
之事李廣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  
人田间飯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尉呵止廣之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天子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申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鄭當時傳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史記儒林  
傳序公孫宏以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李廣  
傳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百萬行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  
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此欲 公孫宏傳天子擢宏對為第一召入見  
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司馬遷傳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游光寵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良頌曰及其過昭君遭聖主也去早  
辱奧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躡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賢說

士泣師古曰踏印今之鞋耳音居畧反又云聖主不待賢臣而宏功業後士亦  
侯明主以顯其德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旋大壑其得意如此漢  
書段會宗傳拜沛郡太守徙為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陽朔後為都護谷永聞  
其老後遂出戒曰方今漢德隆盛遠人冥服傳鄭甘陳之功波齒不可復見願吾  
子固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公足以復雁門之騎臣騎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為雁門又坐法免為騎隻不偶也後補也騎音居宜反疏廣傳廣為太傅兄子  
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並為父子立為師傳朝廷  
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詔受曰今官成名立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  
終不亦善乎王吉傳吉字子陽與黃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黃公彈冠言其取舍  
同也王莽傳莽字仲卿初為諸生學長安疾病多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中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  
仰乃反涕泣何邪也後莽仕宦歷位及為東北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  
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揚雄傳宏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儂人之爵行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石顯傳顯與中書僕射李杲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諂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宰相石邪五鹿客邪何印累累

緩者邪言其兼官據勢也注品之重積也若長融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  
初光武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郭丹傳丹字  
少卿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棄使者車終不出關  
更始三年三公舉丹與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出集受降丹自去家  
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贊少卿志仕於乘高箱趙典傳典兄子  
溫初為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雄死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馮衍傳衍少事名  
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桓榮傳拜為  
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誦論不輟元卿嘆桓曰但自  
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  
是哉注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求候榮之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  
汝為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班固傳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  
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晉書王覽傳詔以大中大夫歸老後  
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魏舒傳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舒曰吾即  
甚人也襜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嵇康傳山濤將去遜  
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告絕曰吾聞道士遠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此樂而從其以懼哉

謝鯤傳東海王越辟為掾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於時名士竝以鯤初登宰府便  
皇點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卻說等傳論卻說等並韞價  
州里褒然應召對揚天閣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潘岳傳岳才名冠  
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又岳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  
情焉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艰將葬家中忽失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詎曰前岡  
見一牛眠山冢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地當世出二千石言  
說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訖指別山與訪之父墓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  
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陶侃傳嘗為劇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  
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一州都督又有善相者師圭詎侃曰君左手  
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微指上貴不可言侃以鍼之穴決之見血洒壁而為公字以  
紙裹手公守懷以

西窓筆録

The right page of the notebook features a grid of blue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creating a total of 100 small rectangular cell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evenly spaced, typical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ledger paper (ryōgi).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a large brown stain at the top and some foxing throughout.

西遊錄



